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701
29 July 1986
CHINESE

第二七〇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7月29日星期二，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甲盛实先生

(泰国)

成员 国：澳大利亚

霍格先生

保加利亚

加尔瓦洛夫先生

中国

李鹿野先生

刚果

加亚马先生

丹麦

布鲁克诺先生

法国

德凯穆拉里亚先生

加纳

杜梅维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科通德拉姆博亚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格兰德森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萨夫龙丘克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希基尔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汤姆森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沃尔特斯先生

委内瑞拉

帕冯-加西亚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6-60825/A

下午3点45分开会

主席：我愿在会议开始时指出：以任何形式的公众示威活动对本会议厅的会议进程进行干扰都是不符合安理会的传统做法的。做为主席，我不允许今后再发生这类事件。

议程项目的通过通过了议程项目

尼加拉瓜常驻联合国代表1986年7月22日致安理会主席的信(S/18230)

主席：根据第2700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尼加拉瓜代表在会议桌前就座；我邀请古巴、民主也门、萨尔瓦多、印度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在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加迪纳女士（尼加拉瓜）在会议桌前就座；奥尔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阿什塔勒先生（民主也门），梅萨先生（萨尔瓦多）、克里什南先生（印度）和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会议厅旁边为他们准备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我谨通知安理会的成员，我收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和越南代表的来信，在信中他们要求被邀请参加安理会议程上这一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我建议，如果安理会同意的话，根据《宪章》和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7条的有关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选举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库拉维也奇先生（捷克斯洛伐克）、阿塔西先生（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以及裴春林（越南）在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重新开始对议程项目的讨论。

第一个发言的人是美国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沃尔特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在发言开始时我要说明，今天早上我之所以离开会场并不是出于对任何一位发言人的不尊重。我的离去是因为我被指定为参加哈里曼先生葬礼的美国首席代表，我和哈里曼先生共事多年，并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

我还要简单地补充说，主席先生，在我的发言结束之时，我相信不会发生鼓掌问题。我没有在观众席中布置大批人员。

我们再一次聚集在这里讨论尼加拉瓜的局势。这是尼加拉瓜第十二次要求安理会召开会议。安理会的成员将会记得召开这次会议表面上的理由，即国际法院最近的裁决，也正是尼加拉瓜本月初要求安理会召开会议的理山。

美国在履行国际法的义务方面绝不落后于其他任何国家。联合国没有一个国家在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其他来源的精神，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方面，比美国有着更长久和坚决的历史。我们显然不愿意听取尼加拉瓜做关于国际法的教训，这个国家的有意识的国家政策一贯是破坏国际法，其中包括《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准则；这个国家致力于推翻邻国的政府，并且不给予自己的人民自决权。

尼加拉瓜赢得了国际法院的裁决，它认为对它反对美国的宣传战有利。美国感到遗憾的是尼加拉瓜以这样的方式致力于滥用国际法院。

美国从一开始就表示，这个问题的不适宜寻求法律解决。国际法院被请求讨论中美洲危机中一个小的方面，也是精心选择的方面。要求国际法院解决这一危机对国际法院不利，因为解决危机的唯一途径是举行有关各方参加的协商。

现在的时间和场合都不适宜于详细阐述有关国际法院6月27日裁决的情况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同意见。我们只需要说，我们相信，国际法院对于中美洲局势的了解基本上是不正确的。许多事实方面有出入，国际法院在有关国际法方面的概念在许多方面都是有缺陷的。然而，尼加拉瓜似乎并没有表示这类的保留。这是否意味着桑地诺政权同意国际法院的意见，即认为民主反对派是一支不受美国控制的独立力量？我们希望是这样，因为以下这一事实美国和孔塔多拉都是清楚的，

但是多年来桑地诺政权却不清楚的。事实上，如果没有通过协商取得真正的和解，那么尼加拉瓜就仍然会被纷争所割裂。协商对于解决中美洲危机是必要的，对于解决尼加拉瓜和其他中美洲国家政府之间的问题也同样是必要的。

今天，尼加拉瓜力图把中美洲目前危机描绘成主要是美国与尼加拉瓜之间的一场冲突。但问题的实质并不是桑地诺领导人与美国间的冲突，而是桑地诺领导人与遭受桑地诺政权日益加剧的压迫、长期受苦受难的尼加拉瓜人民之间的冲突，是桑地诺领导人与遭受桑地诺政权无端侵略的尼加拉瓜邻国之间的冲突。

这种冲突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桑地诺分子对1979年革命的背叛。大家都记得，1979年桑地诺分子到世界各地游说，争取各国支持他们反对索摩查独裁统治。他们曾向我们承诺，他们将建立一个以多元民主、混合经济和不结盟政策为基础的进步政府。我们特别清楚地记得他们在掌权前一周发给美洲国家组织的信件，保证充分尊重人权和自由选举。

然而，所有这些诺言都变成了空话。七年来，桑地诺分子有系统地努力巩固自己的权力，排挤曾在1979年为民主而奋斗过的其他各方。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1979年信件署名者之一，当时军政府成员的阿方索·罗维洛遭到迫害，被迫逃离尼加拉瓜。他和另一名前革命军政府成员阿图罗·克鲁斯现已成为民主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另一名署名者比奥莱塔·查莫罗也受到桑地诺分子的诽谤和迫害；我知道，奥尔特加司令说过，人民法庭应根据她的罪行判她三十年徒刑。她的儿子佩德罗·华金也被迫流亡。她家办的《新闻报》也被查封。大家都应记得，正是索摩查对《新闻报》采取的行动，尤其是暗杀《新闻报》主编、比奥莱塔·查莫罗的丈夫的事件，才导致了1979年革命的爆发。

桑地诺领导人的真实目的反映在那份现在已很有名声的“七十二小时文件”中，这一文件是桑地诺分子在索摩查倒台后几个月写成的。文件表明，桑地诺分子从未有过丝毫愿望要履行他们自己在1979年作出的承诺的打算。

“七十二小时文件”是阐明桑地诺民族解决阵线在1979年9月的政策与目标的文件，当时，尼加拉瓜国内外许多人依然期望着桑地诺分子实现自己多元主义、混合经济和不结盟政策的诺言。从这一文件中引证几段，就能充分暴露桑地诺分子的虚伪性，我手头有一份抄件，我引证：

“挑选和组成政府，是一项比较容易的任务，因为这不涉及与资产阶级反对党谈判的问题，而只需指定一些具有某些代表性的爱国人士。”

“应该指出，目前没有真正威胁我们稳定的索摩查势力从国外发动一场武装反革命危险的明显迹象。”

“我们组织的最大的志向是维持革命政权。”

他们一面承诺建立多元制，一面却在为搞一党专制国家作准备。这个自称“多元、民主”的政党逮捕、迫害、威吓了民主的政治领袖。1984年的“选举”主要反对党没有参加。那些参加选举的小党派，在那以后也被削弱得毫无力量。

桑地诺分子强迫工人加入完全由他们操纵的所谓“工会”，力图摧毁独立的劳工运动。自称代表工人和农民的政党在1981年就禁止罢工，当时他们还没承认存在着任何有影响的武装抵抗运动。自1981年以来，数百名劳工领袖和积极分子被投进监狱，许多人被迫流亡。

桑地诺分子公开地宣称要建立一个混合经济，私下却表示决心粉碎“卖国的资产阶级”。他们把私营部门当作革命的主要敌人，制定方案，“一有机会”就打击它们的领导人。今天，尼加拉瓜的许多最杰出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员已不复存在，其中许多曾是革命的坚决支持者。

桑地诺分子一心要摧毁私营部门，使国家控制经济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结果破坏了尼加拉瓜的经济。虽然桑地诺分子把目前的经济危机怪罪于内战和美国的贸易封锁，而实际造成尼加拉瓜人民苦难的正是他们自己的经济政策。

尼加拉瓜人民忍受着极大的困苦——包括食品和其他必需商品空前奇缺，失业率高，通货膨胀惊人，实际工资急剧下降——而桑地诺上层人物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尼加拉瓜绝大多数人都居住在简陋房屋内，桑地诺领导人却搬进了索摩查及其追随者的豪华住宅。马那瓜穷人每天用水受到严格限制，桑地诺领导人却在索摩查以前的乡村俱乐部的游泳池内寻欢作乐。大多数尼加拉瓜人乘坐拥挤不堪、破旧的公共汽车或肮脏的卡车，桑地诺领导人却坐着进口的豪华新轿车。尼加拉瓜老百姓为得到最基本的商品都必须排长队，桑地诺领导人却能从只有他们才有权光顾的“美元商店”中得到最紧缺的外国商品。尼加拉瓜人民在受苦受难，而桑地诺领导人却在世界各地炫耀自己新近获取的财富。

虽然国际社会某些成员多年来蒙受欺骗，看不清这一政权的压迫性，现在，桑地诺政权践踏人权的真实情况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这些人自称是人权的捍卫者，实际上却几乎消灭了一切公民权利，包括新闻自由和集会的自由。桑地诺分子以自由党自居，它们的秘密警察却比索摩查的还多十倍。它们关押的几千名政治犯——比索摩查关押的还多，比本半球除某一国家以外的任何国家都多。那一个国家这次也将发言。这些政治犯未经审判就被无限期地关在秘密警察机关里，遭受多种肉体和心理上的折磨，其中许多人不准接触外界任何组织，甚至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许多囚犯一去就再无音讯，成为“特别措施”的牺牲品。

国际人权联盟关于尼加拉瓜人权状况的最近报告展现了一幅恐怖的情景。报告的一些要点值得一读。

关于工会问题：

“践踏人权的行为包括禁止一切罢工、集体谈判和其他的工会活动、逮捕、

迫害数百名工会领袖和工会成员，政府占据工会办公室。……迫害的手段包括解雇、贿赂、逮捕、威胁和敲诈。……尼加拉瓜政府因此违反了《关于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第22条和《关于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第8条。”

关于逮捕和拘留问题：

“政治嫌疑犯无权了解自己的罪名，不能同律师磋商，不能接受家人探视，不能享有人身保护所必需的基本治疗。政府也不公布所有拘留者的名单。……尼加拉瓜政府剥夺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权利，违反《关于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的第9条和14条。”

关于拘留状况：

“尼加拉瓜实行酷刑及残忍、非人道、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尼加拉瓜囚犯揭露的酷刑方式有毒打、强奸、假枪决、威胁处死、不给食物、不让睡觉、作各种痛苦的姿势、长时间的孤独监禁、在黑暗中拘留、长期剥夺医疗、罩头和诱入水中。……因此，尼加拉瓜违反了《关于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第7条，联合国关于《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宣言》、联合国《关于反对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美洲间防止和惩罚酷刑公约》。”

关于法院问题：

“绝大多数判决的唯一依据就是被告的供词，而这些供词通常都是在胁迫或酷刑的情况下作出的。法庭审判是秘密进行的。被判有罪的比率极高，表明事先就决定要判罪。”

我现在举其它例子来说明尼加拉瓜人是如何对待自己公民的。 1981年以来桑地诺分子一直虐待米斯基托印地安人，使文明世界感到震惊。 他们迫使数万名印地安人流亡，迫使这些曾经是热爱和平的人们当中有许多人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家园，抗击桑地诺分子。 桑地诺分子实际上已经把尼加拉瓜东部的三分之一土地变成实际上的占领区。

也许，能够说明桑地诺分子背叛1979年给予他们支持的那些人的最生动的例子莫过于桑地诺分子对教会的镇压。 现在已成为红衣主教的大主教奥万多·布拉沃领导教会在革命期间对正义和自由持坚定的立场。 一些指挥官亏得他干预才保住了自己的生命。 自革命以来，由于继续促进正义和自由以及抵抗桑地诺的镇压，教会领导人一直受到抨击和诬蔑。 教会报刊被没收，教会电台遭到关闭，教会的社会服务机构也被秘密警察占领，牧师遭受拘留和恫吓，大约有20名牧师和修女被驱逐，甚至连特雷莎修女的代表也不准进入桑地诺分子的尼加拉瓜。

在最近几个星期里，桑地诺分子不断加紧对教会的迫害。 教会的两位主要领导人维加主教和卡瓦略阁下都是尼加拉瓜公民，但已经被逐出自己的国家。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亲眼看到桑地诺分子堕落的程度，他们甚至派出诘难者破坏1983年他到访时的弥撒活动。 教皇代表所有天主教徒强烈谴责这些可耻的行径。 天主教是尼加拉瓜最大的宗教，因而在桑地诺分子的镇压中首当其冲。 然而，其它宗教组织也是镇压的目标。 摩拉维亚教徒、摩门教徒、安息日再生派教徒、耶和華作证派教徒和犹太人也都受到迫害。

鉴于这些镇压性政策，难道人们还会怀疑为什么成千上万的尼加拉瓜人离开自己家园，躲避桑地诺的暴政吗？ 难道还会怀疑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人拿起武器反抗吗？

桑地诺背叛尼加拉瓜人民的规模在其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中看得更加清楚。 正如他们在“七十二小时文件”中所承认的那样，他们没有面临什么威胁。 然而，

他们从一开始就策划建立中美洲历史上最大的军事机器。桑地诺分子使用威胁手段和非常不得人心的征兵办法，建立起一支超过索摩查军队十倍的部队。他们从古巴和苏联盟友那里获得了一个该地区无与伦比的武库——几个营的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几个战斗直升飞机飞行队、几十门大炮和多弹头发射器，以及大批的后勤装备。桑地诺分子把尼加拉瓜变成一个军营。他们拿着别人的援助，为别人干事，他们乐于充当小大卫的角色，对付他们所谓的北美的叙利亚。实际上，从军事上来说，桑地诺分子才是中美洲的叙利亚。

桑地诺分子宣称什么民主抵抗力量不过是一支雇佣军部队。在尼加拉瓜谁是真正的雇佣军呢！数千名古巴军事和安全人员和其它“国际主义战士”才是雇佣军、桑地诺分子让这些雇佣军进来帮助维持其镇压人民的国家。这些雇佣军从驾驶战斗直升飞机到训练秘密警察，什么事情都干。没有美国人在尼加拉瓜杀尼加拉瓜人，但是却有古巴人在尼加拉瓜杀害尼加拉瓜人。

桑地诺分子剥夺了其人民的自决权。更令人感到关切的是他们对邻国的进攻。

虽然宣布不结盟，但是正如“七十二小时文件”所表明的那样，桑地诺分子从一开始就同古巴和苏联集团结成盟友。到了1980年，这个“不结盟”政党就深深地卷入了支持马克思主义游击队，企图推翻萨尔瓦多政府。在这方面有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可以作证。其中包括前游击队人员的声明，堆积如山的缴获的文件，以及确凿的证据，包括从编号可以查出来源的武器弹药。

桑地诺的“革命国际主义”并不只限于萨尔瓦多。他们在该地区各地暗中向颠覆组织提供援助。正如被俘的颠覆分子承认的那样，桑地诺分子直接参与了1983年和1984年企图派遣颠覆分子潜入洪都拉斯的活动。

桑地诺分子还支持哥斯达黎加的恐怖主义分子，其代理人一直不断地在这个国家进行暗杀活动。哥伦比亚m-19在对波哥大司法大厦进行的血腥袭击中所用的武器同尼加拉瓜有关系，这是众所周知的。哥伦比亚当局已经指出，这次袭击

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摧毁起诉麻醉品走私犯的司法记录，在这次袭击中最高法院的11名法官遇难。桑地诺的内政部长托马斯·波戈指挥官在马那瓜参加了追悼会悼念在这次袭击丧命的恐怖分子。

现在听到桑地诺分子疾呼维护不干涉的原则，这具有何等的讽刺意义。在打败索摩查的斗争中，桑地诺分子非常高兴地接受来自其它许多国家的援助，包括武器、资金、后勤支援、训练和组织方面的援助，并且从其它国家的土地上展开和发起进攻。在其它国家的帮助下，1979年的革命推翻了索摩查。不到两年之后，尼加拉瓜的内战重新爆发，革命联盟中的民主人士由于失望和受排斥，再次拿起武器来挽救被出卖的革命。在这场持续到今天的尼加拉瓜内战中，原先革命联盟的两派——共产党和非共产党——都得到了其它国家的帮助。这场内战将持续下去，直到尼加拉瓜实现民族和解为止。

桑地诺分子竟然有脸皮以所谓的干预为理由谴责那些受到桑地诺侵略的国家。这就是桑地诺分子最大的虚伪性，他们在那些国家进行颠覆、暗杀和恐怖主义活动，并且使用尼加拉瓜的常规军事力量进行越过边界的武装袭击。

美国一贯支持全面解决中美洲危机的各种努力。我们一再重申，我们支持孔塔多拉进程，并且愿意遵守全面、真正和同时实现《1983年的孔塔多拉目标文件》。正如6月24日里根总统所说的那样，我们将支持任何能够在尼加拉瓜实现真正民主的谈判解决办法：但是我们会不会支持出卖尼加拉瓜人民自由权利的一纸协定。

长期来我们一直在寻求同桑地诺领导人之间的有意义的谈判。我们曾经通过我们驻马那瓜使馆，通过许多高级代表团包括国务卿舒尔兹，并且通过1984年高级官员之间的一系列会谈，试图寻求同他们达成一项谅解。

今天上午，尼加拉瓜总统建议同美国进行新一轮双边谈判。如果桑地诺分子现在真心实意地要寻求同邻国和自己的反对派达成一项协定，我们准备恢复直接的双边谈判。我们准备解决在我们两国之间造成紧张关系的一系列问题。

既然根本问题不在尼加拉瓜和美国之间，而是在桑地诺政权和其邻国之间，在桑地诺分子同其人民之间，如果这种双边讨论在真空中进行，就没有成功的机会。除了这种双边讨论之外，还必须在桑地诺政权和邻国之间，并且在桑地诺分子同其人民之间进行认真的对话。

美国和尼加拉瓜之间的双边讨论必须结合着支持一个区域和平进程而进行。1983年，尼加拉瓜和中美洲其它国家一致同意民主化对一个持久的和平是至关重要的。今天，其它四个国家顺应整个拉丁美洲的民主化趋势，走上了民主的道路。只有尼加拉瓜掉了队离开民主制度，走向更具有镇压性的专制独裁。

展开美国同尼加拉瓜之间的双边讨论的同时还必须在桑地诺领导人同尼加拉瓜反对派进行对话。反对派的文职和军事领导人已多次呼吁进行无条件的对话。天主教会一再敦促进行这样的民族对话，并从中进行斡旋。桑地诺分子一直采取顽固的态度。他们拒绝了所有的建议，并且恶毒地攻击那些建议和平对话的人是叛徒。

他们用来为其不妥协立场辩护的借口是，民主抵抗是一支为美国效劳的雇佣力量。对桑地诺分子来说，凡是对他们表示异议的人，不管是教士、政治领袖、工会活动家还是记者，差不多都被斥为反革命分子和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今天上午《纽约时报》上刊载了一封写给丹尼尔·奥尔特加的信，措词辛辣；在信中《新闻报》的比奥莱塔·巴里奥斯·德查莫罗说：

“奥尔特加司令官，在其他处于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国家发生的事情正在尼加拉瓜发生：由于每天有这么多的谎言，如果有一天你说了真话，也不会有人相信”。（第23页A）

国际法院揭穿了桑地诺分子的论点。尽管有大量的证据和证词（其中大部分是由尼加拉瓜提供的，企图证明民主抵抗力量只不过是“中央情报局的雇佣军”），国际法院发现，民主抵抗力量是一支不受美国控制的独立力量。

现在桑地诺分子不和自己人民谈判的借口是什么呢？他们是否要企图不理睬国际法院裁决的这一部分？他们难道只接受国际法院裁决中他们喜欢的部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将揭露，他们鼓吹的对执行国际法院裁决的承诺只不过是一种最玩世不恭和显而易见的捞取宣传好处的企图。

如果桑地诺分子谋求和平的话，大门是敞开的。我们随时准备会谈，让他们通过和其邻国进行认真的谈判来表明，他们是准备会谈的。让他们坐下来和他们本国人民谈判，其中许多人是他们原先反对索摩查斗争中的盟友、为实现1979年革命的本来目标努力，通向和平的大门敞开着：现在该由桑地诺分子走进这扇大门。

我想简短地提一下不结盟运动国家协调局7月28日在纽约通过的公报。它一边倒地拥护桑地诺观点的作法是令人吃惊和不安的。

他们只对美国提要求。

根本没有对尼加拉瓜方面提任何要求：没有要求他们停止压迫本国人民，没有要求他们停止对米斯基图印地安人的种族灭绝行为，没有要求他们停止对其邻国的侵略，没有要求他们给本国人民恢复自由。

这是一份臭名昭著的倾向一边的文件。我早些时候说过，不结盟国家合伙反对美国，以及正如该文件再次表明的那样，不结盟国家使用双重标准，严重损害了真正的不结盟概念。

丹尼尔·奥尔特加在美国找到一个说话的讲坛，听他讲话的听众，以及攻击他所置身于的国家的自由。象这样的事情，任何在尼加拉瓜不喜欢尼加拉瓜政府政策的外国人是办不到的。然而，这也许就是暴虐和自由之间的天壤之别。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是印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克里什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和安理会同事们使我国代表团能够在安理会本次会议发言。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已有机会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记得，上次安全理事会会议也是应尼加拉瓜的要求举行的，当时，我国代表团有幸在安理会发了言。

这个月是纪念尼加拉瓜人民推翻索摩查独裁统治取得胜利的7周年。值此重大周年纪念日、我们向尼加拉瓜表示敬意，这不仅对其本国，而且对全世界国家和人民来说都具有历史意义。七年前的今天，尼加拉瓜努力重建社会，并重新唤起其人民的希望。不结盟运动对在这一努力中发挥了作用感到自豪，并将继续这样做。

不结盟国家运动协调局昨天在联合国总部开会。会议的宗旨是根据国际法院1986年6月27日对“反对尼加拉瓜及其境内的军事和半军事活动”一案所作的判决审议中美洲局势。我要向安理会宣读协调局发表的公报：

“不结盟国家运动协调局于1986年7月28日在纽约开会。会议的主旨是根据国际法院1986年6月27日对‘反对尼加拉瓜及其境内的军事和半军事活动’一案所作的判决审议中美洲局势。协调局听取了尼加拉瓜外交部长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提及了该案例，并且指出，这一争端继续存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

“协调局回顾到，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的部长们于1986年4月在新德里开会，‘敦促所有国家忠实地尊重对国际法院所作的承诺，特别是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性司法权，并须执行国际法院在分析尼加拉瓜一案中所作的裁决和判决。’部长们还规劝美国遵守1984年5月10日关于《暂行保护措施》的裁决，以及1984年11月2日关于尼加拉瓜于1984年4月9日所提要求的管辖权和准许的判决。

“协调局满意地注意到国际法院1986年6月27日关于反对尼加拉瓜及其境内的军事和半军事活动一案的判决，同时紧迫和强烈地呼吁美国立即严

格遵守该判决。协调局再次要求立即停止所有威胁、袭击和敌对行动，美国国会对向雇佣集团提供资金的讨论、以及对尼加拉瓜政府和人民采取的胁迫性经济措施，从短期看来，所有这些是为了推翻该国合法组成的政府，并增加一场普遍冲突的危险。

“协调局再次敦促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恢复和尼加拉瓜的会谈，以此作为手段，就该地区基于相互尊重、主权和自决原则的和平达成具体的协议，从而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协调局重申支持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援集团为寻求政治、和平和谈判解决中美洲危机的方法所作的努力。

“协调局重申坚决声援尼加拉瓜，并呼吁不结盟运动所有成员国和国际社会对尼加拉瓜表示声援，并提供它所需要的一切援助，以便维护其自决权，民族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们记得，中美洲局势是于1982年3月提请安理会注意的。那一次，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先生以尼加拉瓜民族复兴军政府协调员的身份来到安理会讲话。我们今天有幸请他作为该国的当选总统来联合国作客。我们仔细和注意地听取了他在安理会的讲话。显然，该地区的局势在过去4年中不断恶化了，这应当引起我们大家，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严重关注。

尼加拉瓜已经是第12次要求安理会采取行动，以维护其完整，保护其作为主权、独立和不结盟国家的特征。在14个月前的1985年5月，安理会第562(1985)号决议肯定说，在没有外来干涉、颠覆、直接或间接的胁迫或任何威胁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尼加拉瓜和中美洲地区其他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然而，今天，这些不能容许的行为仍在继续，甚至得到加强。尼加拉迄今尚未得到要求安理会所给予的支持。与此同时，国际法院作出了明确无误的判决。

法院在判决中认定，被告对原告采取的行动违反了一系列国际习惯法原则。法院还回顾了它描述的另一个国际法原则：

“……持续的任何冲突有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的有关方面应寻求和平手段解决的原则。”

法院还注意到“该原则已写入同时列述了现有若干和平手段的《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具有习惯法的地位。”

法院再次向双方呼吁

“有必要与孔塔多拉努力合作，依据规定和平解决国际冲突之国际习惯法原则，寻求中美洲的持久和平。”

早些时候有人在安理会提到了中美洲地区固有的政治经济因素，似乎是认为，外部公开和掩蔽的干预和干涉是克服这一切的手段。不结盟运动并没有忽视这些因素。在1986年4月召开的不结盟运动协调局部长级会议上，部长们注意到了该地区历史上蒙受的贫穷和压迫状况。他们重申，不能以军事集团的意识形态对抗将解释中美洲变革的进程。他们再次证明有必要采取一致行动保证中美洲各国的安全，导致建立稳定和信任的气氛，使之成为实现中美洲和平与合作的基础。他们认识到，立即停止对尼加拉瓜的所有侵略行动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根本一步。

不结盟运动具有这种意识不仅由于它感到，中美洲的动荡不安危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且由于它认识到这一地区各国的真正主权将是全球努力中的一个积极因素。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于1972年第一次在加勒比地区的乔治敦召开会议：

“一致认为，实现拉丁美洲充分和真正的独立是发展中国家普遍解放进程以及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中的一项基本内容。”

的确，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不结盟运动第一届首脑会议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表示决心：

“各国人民在行使其自决权——包括为实现并维护其主权而奉行建设性的独立政策的权利——时，不应受到恫吓、干预或干涉。”

聂鲁达曾写道，人想忘掉许多事情，但忘不了。在这一地区或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外来干涉和煽动的例子都提醒已经摆脱殖民历史的我们大家：我们的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每一例子都使我们再下决心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我们未来的先驱。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是民主也门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什塔勒先生（民主也门）：主席先生，首先允许我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的职务。你众所周知的智慧和外交才干使我们满怀希望，本机构将能成功地找到解决办法，在中美洲建立稳定与安全。

主席先生，我还要通过你表示我们对你的前任、马达加斯加拉贝塔菲卡大使的赞赏，他在担任上月份安理会主席职务期间，有效地完成了任务，这是他的技巧、外交才能以及他在国际外交职业中所积累的长期经验所致。

我还愿借此机会，欢迎尼加拉瓜共和国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先生，他正在参加应他的政府要求召开的安理会会议。在这方面，我谨代表我国政府，表示我们对尼加拉瓜政府根据《宪章》原则为和平解决冲突所作的不懈努力。我们认为，这些努力加强了联合国作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工具的信誉。

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宪章》第六章强调指出：

“任何争端之当事国，于争端之继续存在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时，应优先以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已利用，或各该国自行选择之其他和平办法，求得解决。”（第六章，第三十三条，一、）

基于这些原则和《国际法院规约》的其他有关案文，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尼加拉瓜已向国际法院提出了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控诉，控诉美国违反有关的国际法准则，

武装、训练和指挥反革命分子，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以及美国对尼加拉瓜采取的其他侵略行动。

有鉴于这些事实，国际法院作为被授权裁决依据国际法准则向其提出的争端的机构，已就尼加拉瓜提出的控诉采取了行动并作出裁决：在干涉他国事务、不使用武力、违反国家主权和破坏和平海事贸易方面，美国违反了它根据国际习惯法作出的承诺。

法庭判定美国采取敌对尼加拉瓜的行动，违反了根据1965年1月21日尼加拉瓜和美国签署的友好、贸易与航行条约第19条所作出的承诺。国际法庭是国际社会为解决国际争端而设立的，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尚须对国际法庭的判决作出积极的反应。此外，美国蓄意扩大其对尼加拉瓜内政的干涉。美国国会最近批准给予反革命分子一亿美元的援助。这一行动表明美国为了消灭尼加拉瓜现政权而进一步谋害尼加拉瓜。这一提供援助的决定将会对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产生灾难性后果，并且加剧世界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

尼加拉瓜要求召开安理会和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阁下出席这些会议，以揭露美国的消极态度及其不愿遵守国际法庭判决的想法使安全理事会负有十分重要的国际职责，即：全面研究结束美国在其反对尼加拉瓜活动中执意违反国际法行径的方式与方法。

本机构代表着国际社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愿望，为使美国能够接受国际法庭有关裁决而努力，使该地区不再出现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使那些国家的人民能在稳定与和平中生活。

在此方面，民主也门认为，本机构必须促进孔塔多拉集团的努力，加速全面和平解决该地区的问题。美国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应该在有必要通过孔塔多拉集团努力和平解决中美洲问题方面同国际协商一致意见保持一致。孔塔多拉集团过去曾得到过美国的支持。我们认为这是避免该地区进一步出现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

至于使用和威胁使用武力，或干涉主权国家内政，这种行动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宗旨。此外，这样做法无助于建立中美洲国家间的和平与安全。

民主也门谴责涉及侵略尼加拉瓜的各种政治活动，呼吁本机构支持尼加拉瓜要求美国遵守国际法庭的裁决，呼吁美国结束其旨在威胁尼加拉瓜领土完整、干涉其内政和破坏其选择自己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自由的图谋。

主席：我感谢民主也门代表对主席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库拉维耶奇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先生，我首先要感谢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给我国代表团在本月内第二次发言机会。

安全理事会在你主持下再次开会审议美国政府对尼加拉瓜的敌对行动。我们完全支持就此问题重新召开安理会，这不仅是由于局势的严重性，而且还鉴于联合国国际法院正式文件及其今年6月27日的裁决的分发。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的讨论应集中于问题的实质，应防止使辩论陷于程序法律问题的企图，这是十分重要的。

国际法庭的法官们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该具有权威性的机构认为美国政府对尼加拉瓜的政策是具有侵略性的，因而是非法的。

国际法庭是联合国主要机构之一；该机构众多文件记载和裁决证实了美国政府为推翻尼加拉瓜政府和改变其社会制度所进行的广泛分裂活动。我们已经了解到那场不宣而战战争的某些方面，这场战争是美国政府组织，出资、出力的；并且是由美国政府负完全责任的部队干的。

尼加拉瓜的局势、尼加拉瓜政府和人民保卫自己国家的决心，以及反革命雇佣军野蛮行径所造成的后果在两星期前可为来自世界各地的8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所见，其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这些代表团当时是参加桑地诺革命胜利七周年

纪念。 在那些庆祝活动中，反政府军的另一罪行又在酝酿中——谋杀奥尔特加总统。 侥幸的是，刺杀得到了防止；但前索摩查卫队成员已经杀害了1万4千尼加拉瓜人民。

我认为没有必要重复国际法庭的所有证词，其中包括证实了全面武装、训练和资助反政府军是违反国际法和干涉其它国家内政的证词。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中央情报局关于“心理战术”的手册和破坏者指导小册在暴力升级和反政府军的恐怖活动中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并认为美国政府应对“训练”匪徒所造成的后果负充分道义责任。

尼加拉瓜共和国是一个面临着一系列经济问题的发展中国家。 由于帝国主义对它的侵略，尼加拉瓜遭受了严重的人力和物力损失，加剧了局势的恶化。 尼加拉瓜向国际法院提出要求赔偿3亿7千2百万美元的损失。 遗憾的是，由于反政府军最近得到1亿美援因而加紧了颠覆和破坏活动，尼加拉瓜的损失无疑还会继续增长。 我国相信，国际法院将再次讨论对尼加拉瓜共和国进行赔偿的问题，并做出有利于尼加拉瓜的解决。

在安理会今年进行集中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听到了许多发言，表达了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坚持国际法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和坚持国际采纳的义务的明确无误的意愿。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国际法院在裁决中又一次明确地强调为了世界和平和安全的未来命运，坚持国与国之间关系中文明准则的重要性。

国际法院在考虑递交给它的诉讼案时，首先考虑到了不使用武力的原则、不干涉的原则，以及集体自卫的原则，并毫不含糊地得出了美国反对尼加拉瓜行为的非法性质的结论。 国际法院指出，美国所从事的这类活动，如果被广泛方面接受，那就会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造成损害，并因而，在国际关系上产生绝对的专横霸道。 我们认为，今年的事态发展已经充分证实了国际法院的这一担心。

捷克斯洛伐克完全支持拉丁美洲国家为寻求和平和公正解决中美洲局势所做的外交努力。 孔塔多拉集团的努力已正确地取得了威望，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

当务之急是保证孔塔多拉的进程不受外来干扰地继续进行。我们反对设置人为的障碍，寻求建立体制来阻挠孔塔多拉的努力，不管它的借口是什么都是我们反对的。在这方面，我愿意指出，早在联合国第38届大会期间，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就曾指出了在这一地区复活旧的军事条约的企图的危险性质，特别是《孔德卡条约》。我们的立场仍然如此。

我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美国干涉主义和五角大楼关于有10万部队参加的美国直接干涉的危险的研究方案现在应该让位给维护和平和坚持法律准则的迫切需要。美国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对于自己在整个国际社会面前的责任表现出应有的尊重也是时候了。安理会面临着极为困难的任务，即履行自己责任的任务。安理会对于国际法院的裁决所引起的决议草案的态度将显示出安理会是如何成功地履行这一任务的。

主席：下一个发言人是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的代表。我请他在会议桌前就座并发言。

阿塔西先生（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我国代表团在本月早些时候已经有机会祝贺您的就任，主席先生，但我还愿意再次向您表示我们对您在繁忙的7月中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并向您在领导安理会的讨论中表现出的才干、经验和能力致以敬意。

安理会今天的会议是讨论尼加拉瓜政府对美国提出的新的指控。上次的指控到现在为时不过只有一个月。这一会议厅已召开了多次会议讨论美国对尼加拉瓜进行的侵略行为、美国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对它实行贸易禁运并资助和训练雇佣军破坏它的主权，推翻尼加拉瓜进步和革命的政权。

今天尼加拉瓜政府又对美国提出了指控。然而，这次指控并不限于这两个方面，也不限于中美洲地区，或是对该地区和平和安全的威胁问题。今天的指控涉及到了国际法律制度和国际义务和协定的体制问题。今天上午我们听到了奥尔特加总统呼吁安全理事会负起责任，呼吁美国遵守国际法院的判决和司法方面提出的合法论点，并停止它在尼加拉瓜境内和反对尼加拉瓜的军事活动。

法官们还要求美国停止支持、资助和训练反对尼加拉瓜革命的雇佣军和反革命势力。

美国政府拒绝了国际法院的裁决。美国代表也在安理会上表示拒绝法院的裁决，他还不承认国际法院有权审理这些问题。事实已经证明，美国政府提出的“自卫”借口是站不住脚的，无法使人信服。没有人相信，如此庞大的美国害怕尼加拉瓜这样一个热爱和平、不结盟的小国的威胁。这些理由和辩解是美国对坚持独立的政治道路的国家表示不满的惯有借口。这些理由和借口已成为美国压制各国人民的意愿并以强权统治取代法治这种政策的标记。

如果安理会不制止这种强权和傲慢的政策，一切文明和人道的标准和国际法原则，首先是各国在国际合作的条件下和平共处的原则，都无法继续存在。如果我们容忍强权在国际关系中横行霸道，我们联合国组织的基础就会被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就有危险。如果美国想在一个各国和平共存，各国有权选择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文明社会中生存，美国就必须立即停止对独立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尼加拉瓜和世界的其他国家希望和平生活，不受任何外部威胁。

美国必须认识到，资助、安插代理人，向各地的种族主义政权提供支持与合作的政策决不会促进世界和平。

依赖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只是企图挫败非洲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愿望。依赖被占巴勒斯坦地区的种族主义政权，向它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也是对阿拉伯人民争取自由、主权和独立愿望的一个打击。美国在世界各地推行的强权和霸权的政策是一种可卑的政策。

国际社会谴责侵略的威胁和侵略的行动。美国喷气飞机轰炸利比亚，袭击平民目标，杀害无辜平民的行径，只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庇护它在南非与被占巴勒斯坦土地上的走狗，只能削弱联合国的基础，是向世界的正义和法治宣战。

美国侵犯尼加拉瓜或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不会带来中美洲和平。中美洲的和平不能通过支持雇佣军推翻尼加拉瓜革命而实现。要实现和平，就必须通过建设

性对话，承认中美洲人民自决的权利，通过国际努力，特别是孔塔多拉集团及其支持集团的努力，争取用政治与和平的办法解决中美洲危机。

我国代表团呼吁安理会，在这些困难的情况下承担起自己的职责。捍卫国际法律体制是安理会的紧迫任务之一。这一问题确实直接关系到尼加拉瓜，但是，尼加拉瓜的指控代表着各国的愿望，特别是小国的愿望。安理会如能成功地迫使美国尊重国际法院的裁决，那将是捍卫国际法律体制的胜利。如果安理会做不到这一点，这对国际法律体制的稳固将是一个不详的兆头。

最后，我国人民完全支持尼加拉瓜人民，我国政府完全支持尼加拉瓜政府。我们的斗争是一致的，都是在争取自由与独立。

主席：我感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对主席讲的友好话。

尼加拉瓜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请她发言。

阿斯托加·加迪亚夫人（尼加拉瓜）：我们认真听取了美国代表的发言，听到的又是一大串的指责、谎言和颠倒是非之说，该国政府正是想依靠这些来为自己侵犯我国辩解。

美国侵略尼加拉瓜的政策没有任何法律、政治和道义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企图通过凭空指责尼加拉瓜在国际上犯罪和有不当、非法的活动等手段，来分散国际社会的注意，推卸自己的责任。

美国代表今天指出的“自卫”的理由早由美国向国际法院提出。今年6月27日，国际法院作出了明确无误的裁决，不容怀疑。

今天上午，尼加拉瓜总统详细地解说了法院的主要意见与结论。我只想谈其中几点。

法院在其主要审议中决定，美国通过训练、武装、装备、资助和供应反政府武装，或鼓励、支持和援助尼加拉瓜境内和反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已采取了反对尼加拉瓜共和国的行动，违反了它根据不干预他国事务的国际习惯法所承担的义务。这一点是重要的。

在裁决执行部分的第2条中，法院驳回了美国在这方面提出的集体自卫的托辞。更重要的是，法院宣布，美国提出的依据不足以使法院相信，尼加拉瓜政府对任何运往萨尔瓦多境内的萨尔瓦多革命者的武器负责。显然，尼加拉瓜不是个侵略者国家。同样清楚的是，美国才是在中美洲进行侵略的唯一国家，是破坏领土完整、主权和各国人民自决权的唯一国家。不是我们尼加拉瓜人这样说，而是国际法院。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声称尊重国际法的美国政府在对待我国方面却公然违反国际法，我们遗憾地看到，美国的政策是有选择地利用国际法，有时遵守，有时不遵守。我们这感到遗憾的是，美国代表今天又一次声称，他的国家将不改变对我国的侵略政策，它将继续以它声称捍卫民主和自由的名义对我国进行侵略和谋杀。我们这方面将继续寻求对话、谈判和谅解，并且愿意在美国也愿意的情况下寻求解决我们之间分歧的办法。正如我们多年来充分表明的那样，尼加拉瓜准备为和平而努力。即使到现在，美国仍然有机会改变和改善局势，尊重国际社会的意愿和小国的权利。美国立即停止在尼加拉瓜境内和对尼的军事和准军事行动，仍然可以遵守国际法院的裁决。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准备寻求这种解决办法和谅解。

主席：这次会议已经没有人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将于明天1986年7月30日星期三上午11点举行下一次会议，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下午5点5分散会